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平書
平之八十四

晉書八十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徽之弟凝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
 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
 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而羲之於是始
 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而者稱其筆勢
 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鶻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弟陳留阮裕有
 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
 婿於導導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竝佳然
 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

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
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
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
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
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
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
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
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
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
下叅政而方進退自見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
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
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

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
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
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
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
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
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
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
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
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
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
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
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

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
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
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
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
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
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
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
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未知獲濟所期
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
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
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共之復被州符
增運千石徵徭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

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叅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
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
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伐况遇千載一時之
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
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
外不寧內憂以深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
者亦往往而有之獨運之明足以適衆豐勞之弊終獲永逸者
可也求之於今可擬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
後動功就之日便因其衆而卽其寔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
萬不餘一旦千里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
黃河雖秦政之弊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
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

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寔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寔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康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慙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

之慶四海有賴矣時京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

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

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

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一作漕是也吾意望朝

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

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

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

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

綱紀輕者在五曹主有位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

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

群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

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

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歛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效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解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寔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

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跡猶不能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

人云歿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歿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請門生家見斐几滑淨因書之真艸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

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艸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艸章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艸十紙過江顛俱遂乃亾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

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
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
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
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
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
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
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
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
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
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
伊歟日羲之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
士許邁共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

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

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項一作須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一無損字其樂一作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

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

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

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一人竝有愧色初羲之旣

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

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

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華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

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

以敦厚退讓或以一作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

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一作行字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

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其懽讌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
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
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
又遣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也
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
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
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艸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
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
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一无鬼
兵相助賊自破矣旣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叅軍蓬首散帶不綜府
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叅軍冲問卿署何官對曰似是馬曹又問
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歾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以之初不酬答直高視
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次中一士大夫家有好
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徽之不顧
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謂去嘗寄居空宅中便
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日無此君邪嘗居
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自左思招隱詩忽憶
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上道門不前而友人問
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元安道邪雅性放誕好

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
真井丹高絜徽之曰未
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
小而穢其行後爲黃門
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
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
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
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
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亾者耳
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
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
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
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
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
卒于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
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
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
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楞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
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
旣出安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
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
不遑一死不
遑二字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
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群偷驚走工艸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
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夫字羲之甚以爲能
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犍牛甚妙起家
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

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
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
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
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
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
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
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
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
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
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
異之議惟獻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
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
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勳旣融投鞞高讓且服事先帝眷
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
事情繾綣寔大晉之儁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
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
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
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
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
者以爲羲之艸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
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裘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
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

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

其一作

上六爻發璞謂曰

君元吉自天宥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道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一作省而已父母旣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艸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迫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令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

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一作直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八十一 列傳第一

丁

晉書八十一

晉書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爲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去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蒿里訴哀不垂愍救旣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蒗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

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竝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柯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雋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雋太守李雄遣李驥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一郡附雄後驥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襲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凶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諡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宜陳畱圍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逃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逃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逃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

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悞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勅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竝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邳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爲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下城欲以逼龕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旣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燁歷太僕充徐二州

刺史鑿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鑿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鑿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鑿亦表謂鑿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鑿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鑿斬刑元帝詔以鑿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鑿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卽位豫討蘓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竝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

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

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費委忠信

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竊冠人應如響曹公

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

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

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

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

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

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

行續厚遣之旣至元帝命爲丞相叅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

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

爲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

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郟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怏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桓宣譙國鉉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卽其所部使并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又詣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

又阻兵固守歲餘逃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逃以力弱求助於舍
舍遣宣領兵五百助逃逃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
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
兩人詣雅曰祖逃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又輕薄非豫
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勲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
猛將以卿身合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
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諉逃少日雅便自詣
逃逃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
守逃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卽斬異已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
將圍譙城舍又遣宣率衆救逃未至而賊退逃留宣討諸未服皆
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
有陳畱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
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
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人約知宣必諫
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
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
欲襲湓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
煥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於武昌戎復爲劉
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
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
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
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
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
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

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愨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梁雍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熙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愨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愨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頻叅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叅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

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
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名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
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
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
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
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
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
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誑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
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迂卽吹爲
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
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
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
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
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
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
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
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
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
歲不登令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
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
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
加散騎常侍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
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械隨處
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

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効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
泉壤謹奉輪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
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鏡子肅之嗣卒子陵
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
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
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溝口伺與同輩郝寶布
典合衆討之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
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
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溝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
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

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
進討破之敏恢旣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
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
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
何以每得勝那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
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
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
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
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
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
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
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

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閭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閭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湓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旣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宐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甌山下軍士數驚喚

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壅甌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殊 宗人德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加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木一作人虜殺萬計約甯夫飢嶠嘉其勲

上爲廬江太守約遣

祖煥桓撫等欲襲淝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

義軍恃公公不可動

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

乃使寶行先是桓宣

有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

衆以宣本是約黨疑

宣遣子戎重請寶卽隨戎赴之未至而賊

已與宣戰寶軍懸兵

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

鞍使人蹋鞍拔箭血

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

戰亡將士洗瘡訖夜

遠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

軍次東闕破合肥尋

名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

還寶謂嶠曰下官能

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

援前旣已下勢不可

遠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

死而已亦謂退無所

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強盛公竟滅之

何至於峻獨不可破

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

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鑿與其將夔安李萇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三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勲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如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爲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于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燾等共平之

桓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穎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叅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遷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符堅別將冠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符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諡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璩璠璣璿璠璿璣璿最知名

璩字叔連

一作璩

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爲謝

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將軍淮淝之役苻堅逃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

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雷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昇據涪郭法戍容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愨亮自桓玄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卽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旣而修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刺史據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勲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

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熨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羣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結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修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於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

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領城門諸軍事尋武卽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旣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遂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遂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常宴泰家旣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遂爲游擊將軍遁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

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為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為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留字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為魏所沒德祖次弟疑疑弟辯並有志節疑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聞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塲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聖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為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塲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為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為北中郎將宛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

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
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都
鑒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下
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
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掩襲遐營迭
等逃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于下邳傳首詣闕遐母
妻子參佐將士悉遷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
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
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
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後竟改名爲

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
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羆後遇赦
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及蘓
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都陽太子紀睦等率舟
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
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
刺史假節錄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康二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
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
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
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
頭之役溫旣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

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勲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毋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下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

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穎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

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羗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動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驚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瀟澗覆類玄蚘興微鴻雁鼓鞞在聽兔豈有作赳赳羣英勤茲王略

平賊扶羣英謹茲王細

贊曰彙今世無災氣感賦賈龍之神興靈氣賦輝立魏表立首
興黨平風味之對雖人不遇古衣豈不似當世無

未與祿帽之如無開燕爾緞深宜爾祖謹效大典之間手燈隱米

史留曰晉丸偷爽番豎下妻內讎莽雜似莫不具盤卻之豈長酒

罪我操節風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觀空律軍精誠

東險續請或息以子誠來補郡不信詰問夫豈非志升地

三晉來長衣錄壽急於公員數軍皇甫

晉書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

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

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

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詩雖不遠嫌原情不至

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即出補陽平令供蜀相諸葛亮集奏之

除著作即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

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其所作便壞已書而罷

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時所重如此或云丁

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石米見與當為尊公作

蜀山史國編
氏國周周甫

佳傳了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
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
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
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
札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
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
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
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
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
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
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
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

軍謖爲諸葛亮所誅
謂亮將略非長無應
之張華將舉壽爲中
廣太守辭母老不就
御史治書以母憂去
歸葬竟被貶議初譙
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子中庶子未拜元康
允頤等上表曰魯漢
得其遺書言封禪
一國志辭多勸誠明
過之願垂採錄於是

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
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此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郫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
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

一无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

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

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栢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

玄道遂明名作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

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

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

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形爲丞相引爲從事中

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旂小部以載車當時共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早鎮隴西溥從父之官
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言郡察孝廉除郎中
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磬並重之溥謂瓘曰往者
金馬啟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
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不能改稍遷公車司馬
令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縣曰學所以定情理
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善於心而名顯於教
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虞之特皆比屋而可
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人心者哉自漢氏失
御天下分筋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廢而莫修今四海一

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
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
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
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
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
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
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
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
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
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剗而舍之朽木
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

間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頤究竒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一作勃過江上

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又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

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

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

尉秦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

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

尼理之關睢旣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

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

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

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

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秦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

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

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

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

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艸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童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宋作盜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隱兄珣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叅軍積

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珣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毋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白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峰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歛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一作史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

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入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卽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名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程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燹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

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
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
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
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
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于水而秦兵退舍今天
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
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
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
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
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
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季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
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

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寇竊之幸脫陛下登
乍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
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
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
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
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
逃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群
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宄
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覲供
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
鑑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黎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堂
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初

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他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聞者以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遠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積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從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酒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青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習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

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叅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叅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_一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効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一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一作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叅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竒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

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愛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也放
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
相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揚丞寶
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弼有功賜爵關內侯
中興艸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
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
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
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
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賦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
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

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
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
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成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
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
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
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
中吉古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
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
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
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
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
一目之所親聞視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

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向公同志友善竝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

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一作爲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沉稱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曰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

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過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竝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旣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峻辯有

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斐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

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竒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旣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

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旣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管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二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

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一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刻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魯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

晉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苒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

玄為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為鎮北補參軍

奉武世除祕書郎典校祕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為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為議廣常以為愧焉元顯引為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曾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為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今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

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歔因辭衰老一作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旣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籒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

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漢節摘辭綜理王恂雅才虞慙惇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公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頌遇之和方持... 余應曰此... 不以爲然... 每聞... 之謂... 不徒... 矣

史記曰古之上者成也史記曰古之近於此者夫原始安終
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夫原始安終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夫原始安終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夫原始安終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夫原始安終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夫原始安終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夫原始安終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夫原始安終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夫原始安終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夫原始安終紀情古生之言微而顯其義後而明然可以為萬世法也

晉書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眾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蠶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曷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常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咎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寔為海內

顧和字君孝

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和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淺抗賊汙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

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婕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卽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喻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毋憂去職居喪以聞旣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見逼促一作催逼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主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

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
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
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
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内史收涇令
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 和重奏曰尚先劾姦賊罪
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
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
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
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
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
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
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
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訐其過
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顛替始於容違若
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如貶黜詔從
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
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
四追贈侍中司空諡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
衛將軍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勸 從祖華

華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約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
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
以爲丹楊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旣爲

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爲
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
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參軍俄爲臨川太守
敦平爲鎮南將軍下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
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
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樂以流後生所以導萬
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轡頌聲
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
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
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
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

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

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蒞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

之何泱泱之風漠然一作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

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畱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

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

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

始也以年在懸市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諡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除司徒左西

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

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

朝將軍之於國外性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

而況策名入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

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歧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尅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

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闕覷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晉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旣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愴之追贈益

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于世
子方平嗣亦以執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
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矜情秀遠善音樂舊
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
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柯伊能挽歌及山松
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栢而山松每
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
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由是俱渡江
瓌爲丹楊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
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字景玄光
祿勳冲子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
資產俱盡尚書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
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
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表彥道也遂就局
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
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衍
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旣不
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
思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
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

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羣頗騫翥湛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爲僕射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材爲劉裕所知後爲太尉長史丹

楊尹卒

江適

從弟湛子績

江適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綖譙郡太守祖允蕪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適少孤與從弟湛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

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

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

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

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適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

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別駕遷吳

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

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適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

委適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

適擊之適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令兵非不情而衆少於羌且其

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

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

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適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

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訛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旣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山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

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疑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旣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義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道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適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

蓋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劍金鳥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與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艸其制適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青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

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寔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適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禁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俗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

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膺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頤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適又陳古義帝乃止適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蒼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群父膏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適州辟主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爲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導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顛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顛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勝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

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續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一作覽多通家曾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

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旣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一作升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宏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

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顓

殷顓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顓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顓欲同舉顓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顓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旣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顓言爲非顓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顓曰兄病殊爲可憂顓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顓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顓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萃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

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
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
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
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
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
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
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
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
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
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
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
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

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携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
正雖在季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
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
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虛骨體
騫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
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
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
常之舉殷覲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
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
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表子崇儒拯斯頽喪道績剛蹇車殷忠

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尚

裴文舉

裴文舉

裴文舉

裴文舉

裴文舉

裴文舉

裴文舉

裴文舉

裴文舉

裴文舉

晉書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簾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

魏川宅鳳樓
氏書閣

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
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
陵內史虞珽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
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
有先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
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充
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
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寔
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
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
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棗棟雖新便
有忝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

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
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
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
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
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
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
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
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
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閣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
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讐敵與
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
必亡身殉國是以藩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

誅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緘爲書內箭箠中合鏞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緘文角反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

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項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曰謂牢之曰事剋卽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陷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

懼其有變卽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髯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深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

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縣字多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沖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

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崗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鄆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柎澤中爭趨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祆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

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
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
以歸之彭城祿賊司馬徽聚黨於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
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
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
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歙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
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
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
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卽其位號牢
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
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
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爲都督充青

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
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
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
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栢寶率師救三
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栢謙已棄郡走牢
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興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
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
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
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
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
裕討之恩復入海項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
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

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關以來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亂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

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策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拔其家夫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

之將吏共殞歛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中

一光郎中字

又爲桓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

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

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

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

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

冠軍將軍宜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從

一作

反以敬宣督征蜀諸

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目白帝所攻皆剋軍次

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

司所劾免官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

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

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爲其參軍

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

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

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

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

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

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

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旣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

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

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竟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
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寔所期於明
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梠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
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
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麕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
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
夫飛鴉惡鳥也食桑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
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
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閉哉
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
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
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

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
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
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
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
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
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
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
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旣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
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奸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
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
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
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

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
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
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
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
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
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
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
犍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
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
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
劔閣之隘寔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劔閣
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延鼎中慮在後伏所以分

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
管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
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
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飭哀矜之苦言今華
陽又清泝龍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
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西宕二郡爲群獠所覆城邑
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
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垂謬號令不一則劔閣非我保醜
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管三郡全寔正差文武
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烏散資生未立苟
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劔閣之守無擊柝之
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慮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

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霄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領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

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瓊瓊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替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

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里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寔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與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旣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顓南郡相江績等恢顓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覲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綏師已失信於彼今而整棹旋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

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竝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邈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遑遽卽於蕪湖南歸使狗

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眾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闕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廻旆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卽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適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荷宏擊之適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敗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糜原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眾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鄖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脈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鑿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亦簡之食其內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朝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

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曠胤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績爲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卷，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郗恢爲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敵。」旣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閻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閻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讐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適屯北塞，以駐之。佺期勢不獨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

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並走憂佺期
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眾赴焉其驍
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
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
單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
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
沒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眾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
必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敬
以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孜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
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覬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
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
芝侍衛皆佺期之舊也孜敬愈憤見於辭魯芝之參軍劉千期
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劍刺千期

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劍刺千期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
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
居愆方隅作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
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
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興劉亦慙忠殷楊乃武拙施爭
雄庾君含怨交鬪其中猗歟群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